





**西域**聞見錄卷三

外藩列傳上

**汙阿布賴面降歸服** 王化受封鹤奉正 哈薩克伊犁西北一大國也即古之大宛 定居不藝五穀藍帳為家遊牧為業 八民土字悉入版圖其地無城郭屋字 一年 大兵進剿入其巢穴其

萬計羊無算數人其妻輪流晏處生子至 以既馬牛羊為饌馬運為酒器用皆 順遼南人戸殷繁牲畜眾多富者馬 於腓字稱其君曰比相呼皆以名今其王 生被野綠葉白根長四五寸牲畜食之易 名阿布賴國人皆呼之為阿布賴比也幅 布散處亦無愛曼聚落地多平岡漫槍草 八歲輒析產子之牲畜使自為計宴 可均用上生久三 牛以

之事亦其王與衆約會不願者不相强也 共紛議罪小罰以牲畜罪人則其殺之 紀律王之命令亦不甚遵如人有罪則象 得之寶貴紬緞綾絹不復愛重矣無刑罰 之磁器茶葉雜色梭布及片金倭緞之屬 炎熱亦被服八九層而後赴筵最喜中國 分其産亦不必關白於王即禦外侮戰鬥 富者用 用銅錫以衣多為華美難夏日

歲有納 營如何有貢賦之說其王反覆開導然後 勉從然亦未致缺額而今則輸將恐後矣 意以為天生水草天產牲畜我等自曹 伊犁將軍遣官入其國徵收其王與頭目 人等徵之於泉初則大費躊躇蓋其人之 兩種 中國之稅牛馬百取一 斯阿布爾班必並各台吉所屬 其一為阿布賴北及其第

世出出与少久二

其牲畜至邊交易紬緞而去其北界之哈 薩克又是一種未通中國人戸尤强盛云 伊犁撻拉巴哈台連界臣服中國每年 龍種之號天馬之稱哈薩克地固產馬 之衆出燉煌萬里殺大宛王取汗血馬 椿園氏曰漢貳師將軍李廣利將數 **通國計之不啻萬萬之數雖高大多** 二千餘匹身曆侯封當時神其說者有

什噶爾之間地廣人聚稱其君目比或有 布魯特囘子之一部落也地界安集延客 奪弱者之肉强者之食矣 率多騖點調良俊軼者干不得一鳥覩 故富足然地近安集延布密特時相攻 所謂汗血者乎地既肥饒宜於遊牧以 一二十愛曼者或有管領二三十四

一万元 是上金元

飾帽風俗語言與囘疆大同小異氈帳 窄袖敞前襟帽矩方平頂女子插雉尾以 其比之子若弟他人不得與也忌猪肉 敵勢均不相統轄不蓄一 督特而其比不 曾特之風矣喜中國之磁茶紬布煙酒 居遊牧為業以肉為食牛馬乳為酒有額 者愛曼人戸即其阿拉巴圖雖皆為布 各君其地各子其民力 髮如其比死立

奪勇於戰鬥哈薩克博羅爾皆畏憚之即 華噶爾强盛之時亦不能使之臣服同子 之如實人養而性悍輕生重利好殺掠却 擄掠而去 大兵平定西域而後始戢不 出邊及外國人至內疆貿易者往往為其 敢賜其各北每年遣使至烏什與參贊 大皇帝馬匹絡繹不絕乾隆二十三年 臣請妄進

一上上一月上十二十二

7

魯特比阿奇士 職為塔什伯里克回城之 一嘉許其功加其比阿奇木為散秩大臣 密林之中安居遊牧馬 戸雜處於葉爾差喀什噶爾烏什之深 八征討霍吉占其附近 霍吉占悉力與戰 木震爛 賞戴頂翎有差今其部下 天威帶領所部 阿奇木伯

鵝穩於 產 則盜盜則習於强梁而無恥 是以 安集延 一轉确乏遊牧之資故其人 世与日子生 枝 富則慆淫 布魯特地 也使題鼠飽於公 貧無農桑 所謂無 、餘粒鷦

最 其汗之阿拉巴圖乾隆二十三年歸附 曰瑪拉噶朗 畜牛馬恒圍獵人了 之城曰安集延千戸耳四城之人 一在布魯特之西有城池屋宇村堡田 旦家至三萬餘戸為其汗之色 死其弟納拉帕塔立統領四城最 產穀豆瓜果皆備而桃稱獨 一萬餘戸次曰奈曼萬 交辨禁猪肉 省

各城 載負行賈冒雪霜犯危險經年界歲不 利不歸內地皆呼之為安集延回 圓領窄袖帽方無翅其人率居權子母積 子也 椿 回子至外國總呼之為喀什噶爾回 園氏曰安集延克食米兒皆西域商 以上自己是金 儉嗇漏急習染 云去則其地之貨 一一一個の政治などはは代報

能流通而回人大有不便矣

博羅爾

惟衣帽與安集延彷彿其人深目隆真 **擎濃髭其風男女無別恆弟兄四五** 博羅爾西域 女亦以次第分認無弟兄者與戚里夥 屋而居有村落無支字不通囘子語。羅爾西域別一種也在葉爾羌西以 一妻次第歇宿以靴懸戸上

苦貧蔵收 甚縣乾爲糧或山羊之乳借以餬口馬重苦貧歲收不過二麥一半畝而已多桑取 內地 爲酒 六七 齒馬序地多 各回城為奴婢值頗見每口以 人則納其三四 稱其君曰比以人為賦稅几生子女 響於温都斯坦哈薩克安集延 十金為率性怯懦往往為布魯其 砂磧塘園 五人 則納其二 可耕者稀人多 二所賦

椿園氏日 賣男鬻女事故 爾扈特霍碩特 奴良可慨已 敖罕 國也囘子謂之克則爾巴什在 事故大戸囘人奴僕甚少所出雖凶荒灾禔之極而囘俗無 口響於他處亦不能校 爾子女耳近 丁女與。圓 年以來

言語巨蟒長 爾沙之西其地絕長補短方數 竹杉皆其土產有瘴氣多程程亦通 雨多奇花異果五金珠玉寶石金剛 世年月月少光 重皆取於象間有牛如 池壮麗人 虵熊羆虎豹 以為手物 戸富盛天氣酷

似者有 木矛沖突於矢石之間 已鬚繞頰 與內 亦 細 與額魯特 看 髮卷 地 囘 鎖鎖之以 陣 间子 子衣 - 輒為前 如蝟 曲 帽 而 與野羅 似者 防 赤 但目盆深鼻盆高睛 似 無火 外 矯疾 者 如丹砂多 遇 有與安集 有 其 與 、無倫其鬚 斯 儿 土爾 相似 種

茜草染之以為丰采西域人皆畏之又 巴圖奉其教令而侵沒相尚却掠成風旣 秀 大遠於中國聖人之教又不解 雖别各有部落頭目然皆敖罕汗之阿拉 一說嗜殺好利篡奪相循與溫都斯坦地 似朝鮮人或謂是後漢之遺種云人 、圓領大袖衣冠類漢唐之制貌多 連各以威力相制选為强弱乾隆 佛教慈悲 類

世時間是金先

無定制聽其好誠而已 年與中國通歸 之亂 自古然矣 自利之心日日皆逐鹿之 溫都斯坦 險遠寬其歲入之常 邦也種類不同許 氏曰敖罕西域之大國也 朝 亦

鳴囘子亦不能 貿易之人多資 汗其都城雄壯 [域回國之大者也葉爾羌西南馬行 光如琉璃面黑色唇青色言語類 -餘日至溫都斯坦 七十 日至克食米 餘其人深目高鼻多鬚 、舟楫往來 周 辨衣敞前襟帽纏 圍六十餘里轄 爾克食米 一水亦可通 不絶 不爾復西 稱其 兩 小 地 南 巴

戸中門見金え三

不凋葉 養疣引之而長放之仍縮者地以象耕 織細般壓布遍貨於西域 不解遊 車致遠皆取 不繁植檳榔桄榔 黑墳地極溽暑瘴癘為害 玉器薄如蟬翼文成如髮 牧之事梗 人習技巧 給於、象有牛馬無駝 糯玩 機櫚 金漆 雕鏤 橘相 稻及瓜果蔬菜 各 制作精奇 抽金銀為 國及各囘城 在 有頭 在成 羊騾騙 林

其城村似曠邈無人煙處也郭外大 山水秀麗花木蔚然居人多攜眷乘 居穴地深數丈旁掘土洞為室室亦 金亦多載 經旬游於其內多美釀尚宴會必 問為之日出則伏國 務及 金玉從無地 酒泛舟於澤中者凡其地 一切農工商旅操作交易皆 上起 屋並 既富庶風 園亭之事 舟累

世世是身金先三

最貴中 靡其地 疾病瘡瘍得大黃即愈百不失一 玉盤椀交易而去惟恐失之 大黃則必死故雖貧苦小囘亦必有 至寶以黃金數十倍兌換蓋其地之 兩大黃囊繫督前舌舔而鼻嗅之其地之 大筵宴皆以大黃代茶人若經年不服 亦有玉山獨少白金價過黃金 國磁器或有攜至其國者爭以 而大黄尤 一貴客來

字號 有之或重販至葉爾**芜轉入** 噶爾囘子買得漳絨 河 皆通海洋時有閩廣海航到 人間第 山圍逾千里萬峯聳時高入 高 西隅有巨澤圍數 山也名曰奉各 端上有漢字天 中國 建 矣哈什 一被停泊

順

西垣間馬銀卷三

往

斯山中產獅子於秋月皎

里

以精 質黑章如虎皮長六七丈時登 其中飼以牛時而吼如雷霆滿城震動 雛於山中往 畜不寧取之之法擇藏手之最精者開 月垂涎咆哮跳 餘里而墜死山谷中者其國人以 作柱大 為上戸每當秋月其汗使 、如瓮密布層遮圍畜之 擲猛飛吞月有飛去八 虬尾形 取 獅

爲阱人匿其中遇有負雛者來乘其不備 裂石人無噍類矣 發職斃之而取其難倘 耳又云其國之西南數萬里有黑白之 青晴如琉璃據云彼乃其地之白皙者 海蘭達爾遊至囘疆予晤其人面黑層 白者如雪黑者如漆國在大海之中 園民曰乾隆四十年有溫都斯坦之 **酸不中則** 抛 山

百五月月五人

靈蹟最著其即古人所言日繞之拳數 細談其地之事甚詳與子向所聞無異 得毋即東粵之所謂黑鬼白鬼者歐 顧山雖至高無出沒日月之理四圍 而牽各里麻膽搭拉斯之山高聳至極 山有實地生毛故人繁而殷富惜乎象 而多瘴多雨類閩廣水土惡劣之鄉 水舟楫可通亦無所謂弱水焉其地 士四

爾達 至此須土人駝產而過其險尤甚於木 克什米爾囘子一大國也葉爾羌 者亦僅參半焉爾 胥通言不能盡解其說所得考核 十餘日可至其國中隔 坂其、 克什米」 人深目高島黃馬多鬚 冰 山人畜

《辨飲食尤多禁忌禮拜尤

可当日上在大

人多奇巧精於關張之術能於山麓 萬戸城池周三十餘里時序平和冬無嚴 言强半可通 房新婦輒昏瞀聽其淫汚而去亦不 會喜歌舞娶婦花燭之夕輒先有物 引水並上自樓後倒垂前擔如水晶之 寒夏無酷暑地土饒沃產名香白檀紫降 、販與利江河之水多通海洋俗尚宴 爾其君曰汗所屬回家行 黨

娟秀温都斯坦之富商多有家於其地 何物從古至今萬千不爽天時和正山水 萬里逾布魯特之境莫不皆然雪山之 水泉即囘人聚居之所餘皆文壁益西 椿園氏日嘉峪關外多流沙之水間 爾以西以北時旣清淑 派沙石兀突怪惡不可形容聞 山其上不生草木信乎至克什 者

世祖是是金光三

巴達克山囘國也在葉爾羌西馬行 焉 習工巧製造亦能異精奇且多術士 國之閩廣無異豈以其近海之 宮蛀蛻之法五通青蛙之類往往 麗別有天地矣而溫都斯坦敖罕各 極熱多雨無霜雪一切飛潛動植 巴達克山 之 故 歟 與出

克山欲奔温都斯坦其汗蘇爾坦沙率兵 一截路與之拒戰霍吉占及其兄布拉敦皆 十三年霍吉占叛兵由葉爾羌敗走巴達 色土產米豆棉花瓜果寶石黃、金乾隆二 衣帽同安集延稱其君曰汗愛曼人戸 五萬皆其汗之阿拉巴圖風尚淫蕩喜男 可至其地羣山環繞田土膏腴築室以 田而食亦有收放圍獵之利禁猪 世书信与金光三 MI

因唆令退木爾沙之汗向蘇爾坦沙索取 占弟兄之尸獻之中國遂蒙 上賞而布拉敦之子薩木薩克與其黨 族滅囘衆盡遭擄掠近年以來其逃 八突圍走退木爾沙退木爾沙之汗畱之 年之久巴達克山大敗為退木爾 不與兩國遂成仇敵互相戰 /蘇爾坦沙

漸集故地復有干餘戸矣 兩國交戰實各有利心夫西域諸國之 爾沙交惡也雖衅端開於薩木薩克而 **獲**得之故 仇殺非必利其土地以擴疆宇也 氏曰蘇爾坦沙强力勇鬭之人也 敗塗地方其與退

世打是馬金名

必臣其人民以歸編戸也不過

取世

分肥以爲利掠其

息以氈帳為家游牧為業稱其君 萬餘戸地悉萬山之中草肥水甘牲畜蕃 退木爾沙巴達克山之西 無貧之之人而强悍性成刦掠成俗帽方 東腕有布魯特之風乾隆二十三年布拉 而上平難以牛羊革為之衣敞前襟窄袖 退木一爾沙 强吞弱大併小則其常然無足 回國也人

其人所存者亦止千餘戸耳 沙之汗亦被夷族之禍薩木薩克被擒今 因他人之事自殘唇齒不義孰甚因大起 甲兵往侵退木爾沙一鼓而滅之退木爾 爾沙巴達克山原係鄰好素無仇陰奈何 因而滅巴達克山敖罕聞之大怒曰退木 敦之子薩木薩克逃至其地其汗畱之後 椿園氏日螳螂捕蟬而黃雀伺於其

世地屋り金先

何至一 **開通鮮不驅諸陷阱況** 我動以無名卒之身死國亡同歸殲滅 固之邦十萬精强之眾使其保境安民 圖不恤其餘者哉退木爾沙以膏腴於 黃鳥機深而彈丸起於其 不必更笑其愚且堪取以爲戒矣 沙關記 一朝殄滅顧乃衅端起於小念兵 囘人之 ~惟利是

逃竄之囘子及額魯特人等漸集其地羣 商旅之害夙與葉爾羌阿奇木伯 推沙關記為君有眾五千人鐵甲三 關記逃至外藩無人之境苟延性命同時 羽 沙關記者葉爾羌囘子也為霍吉占之 兵底定回疆霍吉占弟兄伏誅沙 百桿踞玄闊之地起屋宇墾土 世出程是金光三 人凡聚喜般常為中 一自副 易

子悞 不敢殺 對在葉爾羌敢 出鄂對之質易囘 記忽自將其父 一法度 係仇讎乾隆 不敢 **松殺戮置**之 如何算得好男子我不但 地沙關記即行擒縛畏 不敢 殺 私殺人沙關記曰 母妻妾子女盡皆綁 子令其看視 地 否囘 年野對 四 有 而問日 鄂天 自沙 放 關 殺

城池 亦使 對 記之利害 鄂對之囘子歸葉爾羌使告之鄂對 地在葉爾羌 爲炊沙 且敢殺我之父母妻子遂俱行凌遲 得置地 其歸告沙關 人戸性畜器械寶王義器 一世地區 如 雅爾 年中六十日放 西馬 此後沙關記之囘子亦被 身金外 伊 什罕伯克 行三十餘 記鄂對之利害如此 出令其 日沿 阿拉呼里 紬 途 緞 沙 徧 之類 放 關 鄂

也 將軍兆惠平定葉爾羌時曾奉令往探 因戈壁甚大無柴草故未能進足

塞克

塞克西域一大國也在敖军西絕非同子 扈叛弑之事城池巨麗人民殷庶 之人皆其汗之阿拉巴圖事權歸 種類稱其王曰汗部落數百處各有統轄 一無跋

司も保い

冬夏和平風俗坦白尚宴會喜歌舞以猪 敬整潔人家院落中各立木竿向之禮拜 之外與敖罕稱勍敵也 南馬上鼮野牲馬常食人多力善射發外 中佩標鎗五枝長四五尺取物於百步 椿園氏日塞克西域最遠之國去葉爾 日與阿喇克等國大牙相錯大抵 二萬餘里西北與控噶爾薩穆接壤

西域間見錄卷二 得以荒遠而鄙夷之也 風朴民淳人 世俗所傳之大西洋也然而塞克士 八無欺詐尚氣節敦廉恥不



鄂羅斯北邊之人國也東界海南界中 西域聞見錄卷 外藩列傳下 一鄰控噶爾東西距二萬餘里 羅斯之察罕汗歿無子國人立其女 野羅斯 千里至三千餘里不等稱其王 後皆傳女迄今已七世矣仍襲 四 汗

之種也其人深自高鼻睛碧鬚髮黄赤男 女皆蓄髮男髮類以膠水刷之使其卷曲 統續謂其汗之嫡嗣也生男則以爲他 故裙長而雨襲以銀為錢鑄文肖其汗之 女髮梳為高髻男衣縛身偏體扣繞女衣 有所幸或期年或數月則殺之生 祖名號故國人猶稱為察罕汗也其女主 配衫袍褂悉如漢裝但不纏足耳無藝衣

戸与屋馬金人

家灰燼室中皆牀几椅桑酷似南 多易遭囘祿故 之次用其國之田皮紙率皆修整可觀木 四達或飾以各色玻璃鏤金銀絲以隔蔽 灰不需五甆而金粉雕鑿極盡人 面重七錢餘謂之阿拉斯則以洋算成歲 分至啟閉建閏日月蝕藏炒無差喜樓 一者其深 火禁最嚴 柱項壁皆用木密灌油 有不虞則萬 工開窗

官制文武皆縣刀為佩刀柄有玉金銀銅 皆不能盤膝坐一日兩浴見親友賓客無 民皆耕田納稅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以 則充性畜棧豆而已都城雄壯圍數十里 品猪女之以大茴為佳味人人嗜之穀米 調糖而飲啜之食以麥麪爲常蟹魚為上 鐵之區别官階等級視其 万柄 而知

十二 英月1月

練遇 械即不準歸家不娶妻日居營中習學訓 兵兵各有營自十六歲 阿拉 **刴殺之其國名山大川甚多** 亦錯雜不齊土產白糖水糖紙茶噶拉 關誤以及出邊 斯朗錢一 有戰陳之事則隨其將領而 刑罰極嚴男犯盜女犯姦殺 一
文
糧
一 私 石年 入營給伊馬匹器 别國 至五 地之肥沃 者概以 十而 間

久乾隆 明鏡玻璃元狐黑貂猞猁孫 鄂 龍 國連 稱臣缺其貢獻復與兵擾其邊境以故 羅 水粮但金銀缺少其餘果蔬之類咸備 兵數年不解鄂羅斯界遭大敗喪師 斯本控鳴爾屬國 世世見多金光中 一十年後察罕汗恃其强大不復 增納童男五百童女五 而大国力不能支仍復 稱臣 銀鼠 納貢由來已 灰鼠海

野羅斯 他國之 後罷兵其俗最重君臣之義如其汗雖 篡奪之事 玻璃色氈金紙白鐵紅黑牛皮 江湖通 )極亦無有敢議其是非者自 八哲面隆準深眶綠睛亦有 朝夕易姓者 治梅 名羅利古丁零國也夜短書長 一姓 土產五穀六畜百 相傳不知其幾千 相懸矣案西 果諸疏 北域 古無叛 千年

前齒嗜酸辛貪杯酌餐薹蠶飯粔籹橫 漢李陵之裔也卷髮赤鬚衣止裏身履無 入我國學譯業受四子書而去乾隆二 宗耶蘇康熙年間始與中國通遣其俊秀 復絕其貿易不復與通 年後以阿睦爾薩納之故土爾區特之嫌 椿園氏曰鄂羅斯雖為大國而地 柵木為城鑄銀為錢編石為簡其發 西門是多金元日 极

爾 爾 用荀瑩故智東 間議守之處太多 然後控噶 斯地境瓜分棋判往來救援 年後與按噶爾連兵不 傳之統幾至夷滅迨稽 下控噶爾 爾大舉 西叠駕虛實聲擊致 故 入境園甘 僅 慈 渡

控噶爾西北方囘子最大之國地包鄂羅 謂之阿奇木伯克所轄各城自萬戸至 斯東西界之外稱其王曰汗其大頭目亦 事之風君子固有多之者矣 察形勢之所致也有國家者軍旅之事 之國舍之而去則察罕汗不知度量不 控 場 爾 不慎哉然其愛國忠君之義親上

城 餘萬戸了 或 計宮室閥遠深邊綿互數 南北經過馬行九 計之 百餘員建 四 金玉珠貝為飾地 小屬於大每 不等均為其行之 百城內大 十餘大城阿奇木 都之城名務魯 十餘 大城屬小城 1 1 日東西亦然城 一阿拉巴 河藪澤不 產金銀多 伯克共計 里黃屋 圖 極廣 或

各種 颢 無算潛拋擲於人煙聚集之區 田 人懸 園廳舍墳墓牧場各分地界散布 尤多奇異俗重大紅寶石如拳 珊 瑚 公田猶是古 佩黃金爲錢每文重二 珠玉數見 聞知輒親往巡視暗攜金銀 者尚謂無害 与金岩四 并田法所轄之地有 不鮮自鳴鐘表 如抬 如金銀 兩許 細緞 如 居 明 而 居

事風俗敦厚知禮讓獎偷攸敘與中國 黎明男女禮拜唪經之聲雷動猶天 地 爭抬其 一風最叛軍事其說以 迥非西域各國禽行獸處之 曾未有一 日月不知有神鬼仙佛聖人之道每 汗則側然而憫惕然而 貧寠襤褸之人干求借貸 戸豐裕而後已故 天地生人無 上比唯敬 其

富强從無侵凌附近弱國之事而兵則精 小命其阿奇本伯克或一人或二三 歸者終身不齒於人數其兵無人伍食 銳鳥館可及二百餘步以死敵爲勇敗 類奈何以人殺人 以上法也如有軍事其汗量敵之 人為農出為兵訓練皆於農隙亦同 丁前往應敵鄂維斯本其 八自殘同類之理故國雖

貢賦七年未嘗責問而鄂羅斯反以兵相 國歷有年所乾隆二十年後鄂羅斯停 鄂羅斯而投誠中國而控噶爾戎兵數 加控噶爾撥兵大戰鄂羅斯全軍覆沒喪 萬出境長驅直壓鄂羅斯國都察召 等精兵數萬與按噶爾再戰又復 八萬察罕汗又起十萬之衆更借上 上爾扈特大懼於乾隆二

恐求 國刻 禾口 稱臣定於常幣之外歲納童男女 人整噶爾許之乃舍去或目 屬國歲修朝貢之禮如鄂

矣至其國富民殷人無詐偽仁而戒 椿園氏日控噶爾唯 一仙佛之說葢西北則咸尊天主之 人親其上無敵於四國孟子曰仁 知天地日月無神

## 無敵 固不存 受戎狄也

郭罕西域囘 不能過三 羌西馬行四 **崖與新疆** 小男女皆長三 郭罕 、然尚氣好關 同子略同唯語言不通 日可至稱其君 國也風俗衣冠 餘魁梧俊

偉

故雖 或數萬來葉賴尧貿易歸則攜布茶而 尺點之大如內地之驢時 解其地萬山環繞 尺東方曼倩以西北大 寸長尺餘肥美勝於他產牛馬高不 小弱能自立於西域各國之間羊 園氏曰夙聞異域有僬僥之國 公當關 驅其羊數

擺特 植 所 鍾聚乎 一其苗裔與叉聞其地麥 楊高於江葦乃人小 十日至其地 退擺特 西域别 )物亦從之而收縮其天地雜氣 正山為六 一種也在葉 土字與後 顆 爾羌南馬 切飛潛 如芝

禮拜 者僅 以游牧為生者則以氈帳為家人 裕惟 綴金環其俗敬火每晨以柴燒火向 自天性 有事亦叩而禱之地斥鹵少出產富 足自給貧者多傭工於 取所部子女醫於各處為奴取其值 蟾與博羅 退擺特之人敬火其 稱其君曰汗卽汗亦 一胸相似 金元区 心他國勤 不能饒 儉

轄 里薩普斯 則民勞思善之謂矣 論然習之 轄里薩普斯 六地大 一穀地產牲畜非 苗裔數而辛勤自 所以生火養之也固為荒 、城有三皆其汗之阿拉 在喀什噶爾之西馬行 所尚浸以成 記录送日 刻 風母亦態 西域所不及 九陋偏僻 一而食 富

妖法邪 土產百果五穀六畜黄金人多巧思且 下體已為人所活西域回子皆畏 登臨而後快登之則必欲至其巓至 人入其城者 則督不知 術 風俗淫惡男女皆龍陽其若 人逾時始蘇手握銅錢 者正復不少但多諱而不 土阜居城之中央他 見高阜輒心神恍惚必 國

不絕倒 解 四 瓦兹皆會遇 葉爾羌大阿渾 椿園氏曰回地有劈里之妖好棲 宇為崇中之則發狂疾惑男則女感女 而飲酒過醉往 之見也囘子中有能動勒而制之 則男人形長四五寸病者見之他 此强暴人 阿布都哈爾 人問之 以其實而聞 之則怒不一 庫車回 山

無非邪魅之習至以術行淫則人而妖 妖即滅劈里運復咒誦數次則支解之 日劈里渾制之之法取住人支解之 王化以來不復敢支解人惟施之羊犬 人斷體自續而復生毫無所苦自歸 哈拉替艮 一術行污穢之淫亦妖所不爲者矣 在安集延之南重山複質

駝 共處其中蓄糧聚草以禦冬寒至上 已盈丈三月雪融始可出作 均溫媛之處以大木蘆荻構屋而居人 戸寡弱不足六七千家稱其君曰 帳為居打姓為業冬日嚴寒人 寸髮不食豬肉衣帽言語與安集延 椿園氏日哈拉替艮居雪山陰風 **垣或間記線水門** 地產獨峯 八皆筧 音 1

十二辰布之稱其君曰汗氣候 五日可至城池間大堅厚周圍十二門以 强大之 雪至盈丈歲之常耳大雪之年有厚 哈拉回國也在葉爾羌之西馬行二 太平雖弱小而能存也 布哈拉 丈以外者人畜皆灾矣所可喜者 國以其寒苦不屑取之故意

拜城內 以為敗類縛至禮拜寺增頂擲殺之男女 響京師貴骨重羊之皮 飾其河產各種之魚土產重骨 園 有私 外禮拜寺二百餘處畫夜納 当或問志線於門 有金銀銅三品分别濟 歲 風 行飲酒遊蕩不納馬兹者羣 於好尚萬 瓜兩熟人戸殷富習 為冠爲裏 里應之 馬茲

瑪轄堤絕 之地初不甚收養自通中國以後大 皆重骨羊羣 者極多灰者十不得一皆產於布哈 從風而靡其羊短小內薄但骨**里**耳 利至今安集延西南諸國填山塞 附絕域諸國 廣大肥沃土產同布哈拉多虎 域一大國也都城 世 小內薄但骨重在 門稱其君

安他哈爾之城看他哈爾之 極 盛火藥數萬角酸子之大 **動**羣子無算 銅魚之 山人以松子核桃為糧 日按布拉克又有自 通海洋與西洋近 職非十象百人不能挽運每 裁越金花白布善製 發則掀天 裂地威猛 城絕域部 者皆重

自禁鉛鐵

一口七月日日

牲畜少人戸窮苦往往乏食以盜封為生 無鳥館弓矢人佩腰刀一 以氈帳為家地多山石沙嫌可耕 形似馬煩調良可施羈勒以乘 城查爾丹衣之城絕域 名目特克亞圖其人 柄山中生 者 現系 行如 種

食必有 噶拉特之城查納阿拉巴特之城摩勒之 城 同 長干丈者水鹹苦甘泉亦間有 爲呼其水曰阿曼多龍黿有徑 部落也言語與各國 甜瓜最佳西域所產無出 雅爾 部落也人 、皆同囘 不通人以

及七尺有圓大如車輪者沙棗

世世是是人

略可通 巴喇哈絕域一大國也地廣民殷土 山多牲少所種小麥色白如粉大麥碧綠 盤家戲特之城帕爾海之城同 桑椹有赤白黑綠四色皆大五六寸國 以爲糧衣帽如回地阿渾之製語言約 部落也

得免故 殺噶拉明鏡為衣倭殺為緣以企與絲 科 花皆盛四時常有赤蟒飛舞空中噴熱風 色寶石玻璃鐵白 水 加 竹風 「洒琥珀色味極清芳人富饒以金銀 火人觸之輒斃惟多食葱蒜大茴庶樂 域 其人頻頻啖之又產獨角野羊 俗连亂語言與囘子不通 **西波引见**缘经3 國築室以居耕 如銀五穀六畜百果諸 而食能造 絲

寶石玻璃駱駝如爐國有 喇他克之城 克交易通貿販 薩爾之城哈拉多拜之城巴拉之城哈 而行風 木底底下密鐵釘不解騸馬人 同 一部落也以 以海龍爲帽 豆為 河飲 、時與路薩

噶爾洗别 類 薩穆絕域 霜以金木製爲人形爲之服役然非邪能 阿拉克塔噶爾西北 爾居室修潔織異鳥之羽為衣光彩奪 獅象其人終日謀醉男女皆然 巧思念能使之炎熱夏能使 大國也土地廣大亞於「茲噶 部落也地廣 國也與薩穆相

門皆人力為之

儒畏金鼓之聲其婦女長短 火器而有弓矢刀架矢及一 哈他木絕域一 阿諦在西海之濱與茲噶爾連界其人皆 介鄂羅斯控噶爾之間係控噶爾屬國 一丈無屋宇多處山均林麓之間無 國人多力善射矢不虛發 里餘然性

得人 耳育必浴於河中而後成孕生女如常生 放鎗磁煙火彌漫其人皆戰慄恐怖寫匿 男則數丈矣喜生啖人畜常如控噶爾戰 扎那巴特之城色里丹衣之城别什克里 深山控噶爾亦不窮追但擄其婦女而歸 麗 城阿色里巴拉之城同 往往千百成行鳴金伐鼓奮勇而前施 八馬則裂而啖之控噶爾喜其婦人 百支引己录之日 部落也地 端端

之為糧冬夏僅皮衣一領男女編身皆毛種杏大色自而甘芳絕倫桑椹龙大人資 西域聞見錄卷四 冠而不視







